

brighton  
小镇疑云

(美) 麦克·哈维 著  
(Michael Harvey)

吴洁静 译

# 小镇疑云

(美) 麦克·哈维 著  
(Michael Harvey)

吴洁静 译

青岛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疑云 / (美) 麦克·哈维著; 吴洁静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52-5931-2

I. ①小… II. ①麦…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3770号

Copyright © 2016 by Michael Harvey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through Bardoni-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5-2017-116号

书 名 小镇疑云  
作 者 (美) 麦克·哈维  
译 者 吴洁静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刘 坤  
责任编辑 刘 冰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制 版 戊戌同文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15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5931-2  
定 价 49.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 目 录

序 幕 (1971 年) … 001

第一部 (1975 年) … 007

第二部 … 077

致 谢 … 333

序  
幕

1971年



在查尔斯河的岸边，凯文第一次与波比·斯凯尔斯打交道。当时，无所事事的凯文正在灰绿色的河水上玩着打水漂，看着小石子在浮着一层油的河面上轻快地跳跃。他回头时，刚好看见波比走在一条蜿蜒的小路上。波比年纪稍大些，十二三岁，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张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苍白的脸。他低着头走路，一边走一边踢着地面，肩上背着一个麻布袋子，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扭动。

“嘿！”凯文说。他以前在附近见过波比，他心里清楚，这里没有人敢招惹波比。这并不是因为波比个子高，其实他并不高；也不是因为他随身带着枪或刀，或许他确实带着，但是凯文从没见过。波比没有父母——这通常会让孩子显得比较冷漠无情，而每当波比用一种安静冷酷的目光凝视着你时，确实会给你这样的感觉。住在布莱顿的每个人都知道，波比·斯凯尔斯不会惹是生非，但也不好欺负。

“你在这里做什么？”波比问。

凯文尽量不去看那个依然在大男孩的脚边抽搐着的袋子：“只是扔扔石头。我叫凯文。”

“我知道你是谁。”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波比蹲下来打开了袋子。一只狗的脑袋突然探了出来，黄色的牙齿闪闪发亮。波比把一只手放在狗的口鼻上，让它平静下来：“我绑住了它的腿，所以它站不起来。再说，它本来就不算很强壮。”

“它怎么了？”

“你知道胖子弗兰克吗？”

谁都知道胖子弗兰克·泰西欧。他开一辆绿色的普利茅斯梭鱼车，喜欢独自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球赛，或者在清冷的蓝色月光下抽烟。一天下午，弗兰克把车停在波比坐着的路沿边，不停地骚扰他，厚厚的嘴唇上露着微笑。胖子弗兰克还没来得及及探过身子打开右边的车门，波比就已经跑开了。

“那个混蛋把这只狗拴在他的地下室里，”波比说，“还用切下来的一段管子拼命地抽打它，所以我把它带来了。”

凯文数了数狗身体一侧的肋骨，才六根<sup>①</sup>。这只狗有一张杂种狗特有的瘦削脸，脖子和肩膀上长着白色的斑纹，眼睛模糊，眼眶通红。凯文走近时，它张大了嘴，想要站起来。

“你最好待着别动。”

凯文在一棵树边坐了下来，一动不动。“你打算做什么？”他问波比。

波比挠着狗的耳后。它的耳朵短小而弯曲，好像一对干燥的皮革。凯文听着它艰难的呼吸声，看着它飞快地伸缩舌头。

“我要去河里。”波比指着一排树林，“如果你听到有人来了，就对我喊一声，行吗？”

凯文点点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点头，不知道自己为

---

<sup>①</sup>狗的身体两侧应各有十二根肋骨。



什么没有撒腿跑开——他的确没有。波比带着狗和其他东西走下山坡。凯文移动了一下，为了能看到河面上的阳光勾勒出的男孩和狗的身体轮廓。波比俯下身子，与杂种狗头倚着头，就这样过了好像有三四辈子那么长的时间。然后，他坐了下来，抚摸着狗的口鼻，凝视着远处的河水。过了一会儿，他把袋子里的石头拿了出来——一些又扁又沉的石头——然后把狗头朝下装进袋子里，抓紧袋口，用一根绳子扎了起来。接着，他又一次俯身靠近袋子，开始低语。这一套仪式让凯文感觉波比仿佛是祭坛上的男孩，正在念着神父们站在祭坛后面、双手放在圣杯上时默念着的祷词。波比抓起一块最大的石头，把它高高举起，然后重重地砸下。一次，两次，三次……袋子始终一动不动。狗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波比把这块石头连同另外三块差不多大的石头一起放进一个小背包里，捆在绳子的另一头。他蹚着水，往查尔斯河里走去，直到河水没过他的大腿。然后他把袋子推进了河里。袋子沉入水里时，他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接着走了回来。凯文依然坐在原地，双臂抱在胸前，像个婴儿一样哭喊着，毫无顾忌。波比在他身边坐下，捡起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一边黑一边白，光滑得像块玻璃。

“我三次把它从胖子弗兰克的地下室里拖出来，但它总是跑回去。”波比把石头投了出去。石头在水面上跳了四下，然后被河水绊住，沉了下去，“后来，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还是死了的好，抗争是没有用的。”

凯文的眼神直直地穿过前方无尽缥缈的空间，看着世界在波比·斯凯尔斯苍白的眼眶里旋转、颤抖，有生命，有死亡，还有其他的一切。十分钟后，袋子没有浮上来。波比站起身子，凯文站在他的影子里。他俩离开了。



第一部  
1975年



## 第一章

击球，靠的只是胯和手。一旦想得太多，就不止这些了。不过，凯文才十五岁，世界对他而言依然十分简单——看见球，击球，用胯和手。

来自查尔斯镇的小孩站在土丘后面，手里摩擦着一个新的棒球，好像“鲶鱼”<sup>①</sup>。凯文向前一步，抓起一把泥土，好像“屠夫”<sup>②</sup>。投球手从后方走上土丘。凯文让他等着。观众席上挤满了一张张焦虑苍白的脸。有人叫凯文回他的击球区，凯文叫他头也别回地滚。接球手嘟哝了几句，裁判揭下面罩大吼，让所有人都闭嘴。凯文前后挥动着球棒，掂掂分量，找找手感。他的眼睛正盯着投球手，投球手也望着他。凯文退回到击球区，抬脚将鞋钉拔出松软的泥土。凯文的球队目前正以0比2落后，他握着球棒的手向上移动了1英寸<sup>③</sup>左右。汤米·杜塞特在二垒上跳了跳，有人在三垒上大叫。凯文将球棒挥向土丘，一次，两次。投球手做了个假动作，接着投出了球——一个内弧线快球，但还不够靠内。凯文甩开胯部，挥臂击球。在

①指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绰号为“鲶鱼”的投球手 Catfish Hunter。

②指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绰号为“屠夫”的接球手 Carlton Fisk。

③1英寸约为2.54厘米。

他击中球的那一瞬间，他知道三垒球员已经没有机会了，唯一的问题是球能否落在界内。凯文一边跑，一边偷偷瞟了一眼。球沾上了一点儿粉笔灰，快速地滚到一群当地人中间。人们在一堆泡沫塑料盒和啤酒罐子间四处逃散。裁判大叫“界内”。这时，凯文已经碰过了一垒，正贪婪地冲向二垒。他顺着惯性向前奔跑着，虽然游击手已经把手套搁在了头顶。六个队员重叠着扑在了击球区里，汤米·杜塞特被压在最底下。布莱顿队在别人的公园里打比赛，后来却作为主队进入了城市杯半决赛。现在，他们又赢了，3比2。

凯文站在二垒上，感觉心脏在胸腔内剧烈地跳动着。他的队员们转过身，开始向他跑来——一连串带着草屑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他的心里。他摘下头盔，从此再也不知道头盔去了哪儿，因为接着他的队员们扑倒了他，将他紧紧地压在坚硬的内场地上，在周围几百个查尔斯镇球迷的注视和咒骂之下。在十五岁的时候，比赛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然而，那段时光正在走向终结。凯文心里隐约明白，这一切不会再来了。

他们神情恍惚地开车离开了查尔斯镇。凯文坐在泰迪·博伊尔那锈迹斑斑的敞篷车后座上。泰迪是棒球队的助理教练，因一次被捕而出了名。被捕的原因是有个邻居发现泰迪的老婆死在他家的床上。泰迪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与尸体在同一张床上睡了两个晚上，也没发觉任何异样。泰迪还告诉警察，他老婆总是睡得很死，而且他俩平时也不怎么说话。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上面显示泰迪的老婆死于大量的颅内出血，警察于是放了他。此后，泰迪对他在酒吧里的朋友们就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可讲。

在离开停车场之前，泰迪给每个孩子发了一根球棒，因为担

心他们走不出查尔斯镇。泰迪歪戴着圆礼帽，把一个冰冷的酒瓶塞在裤裆下。他在开车穿过汤姆森广场时，乱按着喇叭，对当地人竖起中指。一到达斯多罗路，他就叫孩子们收起球棒，然后给了他们每人一罐啤酒。清爽的啤酒流过喉咙，感觉好极了。泰迪以每小时75千米的速度在斯多罗路上行驶着。河对岸的哈佛大学和钟楼闪烁着红白相间的光芒。开车路过时，泰迪带领全车一起高呼“布莱顿和城市杯冠军！”当车摇摇晃晃地驶过橡树广场时，人们正从各式各样的酒吧里出来，源源不断地涌上大街。查尔斯镇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城市杯冠军，第四年继续夺冠的呼声也很高。没有人看好布莱顿。布莱顿队绕着塔尔公园兜圈子，泰迪乱按了一通喇叭，然后把车开进了酒吧停车场。与此同时，球队教练吉米·费兹把啤酒泼得满车都是。孩子们鱼贯而出。费兹抓住凯文的后脖子，用短硬的胡碴儿蹭他的脸。

“我告诉你你什么来着？我告诉你你什么来着？”

费兹放开了凯文，开始在路边的沟渠里跳起一段吉格舞。凯文解释说他们还有一场比赛要打，但教练不听。有人在喊费兹的名字，费兹往那儿走去。半路上，他停下脚步，仰起头，对着没有星星的夜空，鬼鬼祟祟地长嚎了一声。又只剩下凯文一个人了。他穿过马路上拥挤的人群，淡然地接受各种推推搡搡，直到最后摆脱了出来。橡树广场的中央地带是一个环形交通枢纽，里面有一小块被公园长椅围绕着的草坪。布莱顿的人们称之为“圆圈”。波比·斯凯尔斯坐在其中一张长椅上，一边看着庆祝活动，一边喝着布莱汉姆牌冰沙。

“你们赢了？”

“嗯。”凯文在他身边坐下。

“怎么赢的？”

“2比3。有一支二垒安打。”

“接下来的对手是谁？”

“和多彻斯特争夺城市杯冠军。我想比赛会在市中心进行，波士顿公园之类的地方。”

波比喝完饮料，把杯子扔进垃圾桶：“我在那里打过球，很好的场地，没有石头，是真正的草坪，还有一套广播设备。”

“别开玩笑了。”

“真的，他们会在广播里报出每个击球手的名字。”波比是布莱顿史上最好的棒球选手。凯文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挡球网的后面，看着波比把三个球击出右场区的围栏，球最后落在友谊酒吧的停车场里。布莱顿最后以5比6输给了麦得弗，但是在赛后，大家谈论的都是波比和他出色的左手击球。

“多彻斯特一直很难对付，”波比说，“队里有很多曲棍球选手。”

凯文耸耸肩，好像他无所谓，但这是装出来的。波比细细琢磨着他。

“你想吃片披萨吗？”凯文问。

他们穿过华盛顿大街，走进帝国披萨店。老板是一个矮小整洁的意大利人，大家都叫他“乔”。乔坐在桌子边，一边折着外卖盒子，一边阅读足球杂志。

“你们赢了？”乔问。

凯文点点头。

“好样的！来一片披萨？”

波比竖起两个手指。他们坐在路沿上吃披萨——热乎乎的满是番茄、芝士和油脂的酥脆的意大利辣肠披萨，有着像枕头一样松软的饼皮。凯文这时才发现他的球裤被扯破了，上面还沾着血



迹。他把裤管卷到膝盖处，把伤口上的细石和尘土尽可能地抹去。

“你明天上班吗？”波比问。

每个周末，凯文都会去他外婆的出租车公司上班。波比住在出租车公司楼上的一个空房间里。从小到大，他辗转在好几个寄养家庭里。十三岁那年，他终于在一家由几位剑桥牧师经营的孤儿院里安顿了下来。后来，凯文的外婆把他带回了家。凯文还记得外婆把波比带回家那天的情形。外婆再三发誓，说自己再也不会去做弥撒了。她和凯文的母亲一整晚都没睡，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窃窃私语，谈了过去几十年里对诵经的看法。波比在十六岁那年退学了。他不笨，一点儿也不笨，但他确定自己命该如此。第二天，他就开起了出租车。

“我会在九点左右来上班。”凯文说。

“七点就来。我们去杰福学校看看，你开一会儿车。”

“我还没拿到驾照。”

“去他的驾照，我们就在空地上转转。再说，你外婆不会介意的。”波比拍了拍凯文的帽檐，“祝贺你们赢了比赛！接下来，去把多彻斯特打个屁滚尿流。”

凯文看着波比走向“圆圈”，在之前同一张长椅的同一个位置上坐下。他往前伸出双腿，沿着椅背展开双臂，心满意足地审视着眼前快速旋转着的世界。凯文模仿着他的姿势，手肘撑着地面向后仰着，穿着球鞋的双脚垂在排水沟里。一辆轿车撞上了“圆圈”，放慢了速度。一个孩子从后窗伸出头，但波比挥手示意他继续前进。在广场的另一边，泰迪·博伊尔正站在汽车的引擎盖上引吭高歌。凯文听不清泰迪在唱什么，因为有人正在捶击汽车喇叭。等到明天，人们将爬出他们的三层小楼去上班。有人在火车上检票，有人为住在牛顿的某位富太太的房间墙上敲钉子，